

天下
同萌

白鸢
成双
著

桃花折江山

· 灼华卷 ·

三

沈在野有一百种方法
能杀了姜桃花

姜桃花有一百零一种方法
能让他放过她

原以为这小娘子自挂注册号几天，

却没想到两国一开战她就溜回娘家。

好啊，很好！

这女人骗走了他的心，
可别怪他这辈子都不会让她省心了。

继《美景未迟》之后
超心机情侣双双上线
男女主角过招上瘾上演攻心计

《桃之夭夭》
火爆连载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 CO.



桃花
·灼华卷·
折江山
③

白鹭
双成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桃花折江山. 三 / 白鹭成双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594-1397-0

I. ①桃…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3014号

书 名	桃花折江山. 三
作 者	白鹭成双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 题 策 划	天下同萌工作室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孙宇航 余竹青 张丽君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35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397-0
定 价	32.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定罪	001	第五章	决议	080
第二章	逼宫	020	第六章	宫变	096
第三章	送行	040	第七章	继位	114
第四章	使臣	060	第八章	纠缠	133

第九章	出征	156	第十三章	追兵	229
第十章	师父	173	第十四章	毒药	247
第十一章	真心	193	第十五章	大战	264
第十二章	分离	209	第十六章	归途	288



夜幕降临，沈在野微服出了府，徐燕归跟往常一样去了温清阁。

顾怀柔蜷缩在床里头，听见声音便下意识地问：“谁？”

“是我。”徐燕归伪装成沈在野的声音，伸手摸到她，低声道，“别担心，帘子挂起来了，我是看不见你的。”

顾怀柔一愣，伸手抱着他的身子，忍不住哽咽：“爷……”

“好了，好了，我没嫌弃你。”徐燕归拍了拍她的背，“别太难过了。”

眼泪一颗颗地砸在徐燕归的手上，他抿唇，抬起手摩挲着顾怀柔的脸，用拇指轻抹着她眼下，笑道：“我一直记得你最好看的样子呢。”

顾怀柔觉得晚上的沈在野和白天明显不一样，温柔多了，也让她更喜欢。

她点点头，蜷在他怀里小声道：“咱们以后都晚上见面好了，谁也看不见谁。”

“好。”徐燕归应下，“白天我不见你。”

身子被这人抱着，顾怀柔安心地睡了过去，一片绝望的心里，总算是亮起了点点微光，相爷真的是个好人。

第二天顾怀柔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已经没人了。她抿了抿唇，翻箱倒柜地找出针线来，小心翼翼地开始绣手帕。桃花过来的时候，见她没哭也没闹，只是头上依旧罩着黑纱，整个人看起来却精神了不少。

“你绣这个做什么？”桃花好奇地看了看她手里的东西，问，“想送给爷？”

顾怀柔点头，低声道：“爷待我真的很很好，我没什么能给他的，就想着绣个竹锦鸳鸯吧。”

桃花抿唇，想起徐燕归昨日说的话，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开口道：“如果，我是说如果，男人靠不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该怎么过日子？”

顾怀柔失笑：“赵国的风俗和大魏可能不同，赵国民风开放，但大魏是男人的天下，女子一旦被休弃，回娘家也是要被人厌弃的。要么忍辱苟活，要么痛快寻死，从来没有第三条路。”

桃花皱眉：“那你跟我去赵国算了，自己做点小生意养活自己，也总比在男人脚下没半点感情地活一辈子来得好。遇见合适的人，还可以再嫁。”

顾怀柔顿了顿，启唇道：“相爷待我很好，我为什么要走？”

桃花干笑：“我是说以后，如果……”

“娘子是又猜到爷的心思了吗？”顾怀柔放下手里的帕子，紧张地看着她问，“他对我好，是有原因的？以后会再辜负我？”

“不是。”桃花连忙摇头，“你别多想。我只是随口问问罢了，爷对你是不是真的好，你感觉不出来吗？”

顾怀柔沉默了一会儿，小声道：“我总觉得白天的相爷和晚上的不一样，白天他跟冰山似的让人难以靠近，晚上却温柔得不像话……”

桃花错愕，扭过头伸手盖住眼睛，小声嘀咕：“我就说沈在野这种性子怎么可能让这满院子的女人都那么喜欢他，原来全是徐燕归的功劳。”

“娘子说什么？”

“没什么。”桃花回头一笑，伸手给了她一瓶药，“这个平肌露是悬壶堂的大夫刚送来的，说是有奇效，你先用上一段时间吧，看有没有效果。”

“多谢娘子。”顾怀柔行礼接下，手指轻轻摩挲着瓶身，像是满怀期待的少女一般。

徐燕归也是害人不浅啊，桃花轻轻叹息，跟顾怀柔告了辞就往外走。

出去探消息的青苔回来了，低声在桃花耳边道：“涟漪的家人都在，知道她死了，看起来倒是平静，已经在准备后事。奴婢试探过了，他们口风很紧，什么也不肯说。”

“以你的直觉，他们是不肯说，还是没什么好说的？”桃花问。

青苔皱眉，想了一会儿才道：“可能是没什么好说的吧，看那一家子的样子，的确是老老实实的乡下人。”

“那就肯定是不肯说了。”桃花拍了拍手，“走，诈人去。”

青苔一愣，不服气地跺脚：“主子不相信奴婢，又为什么要问？”

“因为你选的一般都是错的。”桃花笑咪咪地道，“跟你的选择相反的，保证能对！”

回去安排了一番，桃花正好笑着呢，厨房的李管事和府里的钱管家竟然一起过来找她了。

“姜娘子。”李管事笑着将一本账目放在她的桌上，恭敬地道，“爷的意思是，厨房的采买以后不用跟夫人报备，跟您说一声即可。”

桃花点头，这在预料之中，毕竟她得罪了梅照雪，没法继续在她手下做事。

“这是府里对外开支的账本。”钱管家也呈上了账目，低头道，“本来是该由夫人管的，但爷体恤夫人，让娘子为夫人分担一二。”

对外开支，也就是沈在野的应酬、送礼以及各院回娘家时的采办。这账目轻松，却也算个大头，沈在野竟然直接拿来给她，那梅照雪岂不是要气死？

“娘子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尽管来问奴才。”钱管家拱手道，“奴才能帮上忙的地方，一定会帮。”

桃花惊讶极了，她好像记得钱管家一直是帮夫人做事的。虽然心里有怀疑，但面儿上还是要先应下，她客客气气地让青苔将这两人送出去。

“奴婢为什么有一种这府里要变天了的感觉？”青苔回来的时候，看着桃花手里的账本道，“爷也真是够宠您的，您想要什么，他就给您送什么。”

桃花轻笑，伸手弹了弹青苔的脑门：“这叫互帮互助，我替他做事呢，他搭把手有什么奇怪的？人安排好了没？”

“安排好了。”青苔点头，“但您确定这事儿跟夫人有关吗？万一诈错了……”

“女人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桃花胸有成竹地吐出这句话，然而没一会儿又干笑道，“万一直觉错了，那也不打紧，反正火烧不到咱们身上来。”

有道理！青苔颌首，飞快地退出去继续做事了。

夏末是众多女眷要回娘家探亲的时候，众人一听外支的账本落在了姜氏手里，都争先恐后地过来套近乎。

“姜娘子得的恩宠真是羡煞旁人啊。”古清影掩唇道，“还是头一次见爷把账本交给妾室管的，这不是明摆着给夫人难堪吗？”

“爷只是心疼夫人。”桃花看着她笑了笑，“账本在谁手里都是一样，各位归宁的随礼，都会按照位份准备妥帖的。”

话是这么说，但每次的随礼，难免不会按照亲疏远近，给这个多点，那个少点。回娘家可是面子的问题，随礼肯定是越多越贵重越好。南宫琴在旁边还没开口，桃花便笑盈盈地转过脸来道：“南宫娘子是府里第二个归宁的吧？”

“是。”南宫琴颌首，“有劳娘子多费心了。”

“无妨。”桃花道，“你最近也受了不少委屈，爷的意思是要好生补偿你。”

什么爷的意思，分明就是她自己的意思！古清影算是听出来了，自个儿是第一个归宁的她不问，跳过她说要给南宫琴补偿，这不摆明了不让她好过？勉强笑了笑，古清影道：“娘子这是做什么？都是姐妹，您可不能厚此薄彼啊。”

桃花转头看了看她，笑道：“古娘子怕什么呢？您还有夫人可以帮着补贴一些。”

心里一跳，古清影道：“夫人如何会帮我补贴？娘子想多了。”

桃花挑眉，起身道：“我还要整理账本，若无事你们就先回去吧。”

古清影急了，跟在她身后道：“娘子别误会，最近是夫人常让我过去说话，就是话家常，也没说些什么。”

“我没误会啊。”桃花一脸无辜地看着她道，“娘子去哪里走动，说什么话，都是你的自由，我有何权力干涉？”

青苔上来拦在古清影前头，姜桃花直接就进内室去了。

古清影站在外头，皱眉思虑。如今梅夫人失势，姜娘子恩宠万千却不能生育，将来她要是能坐上正室之位，那她们这些侧室生的孩子抱给她养，不就瞬间成嫡出的了？

眼眸一亮，古清影扭头就往回走。

“古娘子，”青苔还在门口拦着，“我家主子要休息了。”

“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娘子！”古清影道，“是关于夫人的！”

桃花掀开帘子，像是一直在等着古清影似的，朝她微微一笑：“进来说吧。”

青苔让到了一边。古清影先是一愣，接着就提着裙子快步走进去，一脸谄媚地道：“有个大事，我倒是忘记告诉娘子了。”

“现在说也不晚。”桃花坐下来看着她，“尽管直言。”

“几天前的傍晚，我去凌寒院的时候，见过涟漪。”古清影神秘兮兮地道，“夫人后来解释说是因为那丫鬟冲撞了她，所以在问罪。但是妾身算了算时间，涟漪去凌寒院的时候，应该是在花园冲撞那事儿的前头。”

桃花挑眉，一脸好奇地道：“也就是说在出事之前，夫人就见过涟漪？”

“是啊。”古清影道，“我后来想起这茬去问夫人，她却拿话搪塞了我。”

桃花心里直叹气，什么叫墙头草两边倒啊，这样的人最不能与之为伍了。

不过，消息还是要听的。她笑着道：“你的意思是，涟漪有可能被夫人收买了？这个可不好说，夫人是正室，咱们哪能去质疑她？爷也不会相信的。”

“爷信不信，还不是娘子一句话的事儿？”古清影笑道。

“那我岂不是得罪了夫人？”桃花目光幽深地看她一眼，摇头道，“我可不傻，你这是帮着夫人坑我吧？”

“怎么会！”古清影连忙摇头，“我是真心要跟娘子一条船的！”

桃花沉默，眼里满是不信任的神色。

古清影急了：“以前的事儿，您别总放在心上啊，我当真只是跟夫人聊聊天，可没打算帮她什么的。您要是不信，那这话我去跟爷说！”

等的就是这句话，桃花点头笑道：“那你便去吧，我不喜欢听人说空话。”

古清影一愣，没想到桃花当真要她去说，一瞬间还有些犹豫。然而，既然这两条船不能一起踏了，那还是选个靠谱些的吧。

“好，那我就先走了。”古清影道，“娘子等我消息便是。”

桃花颌首，目送她出去，道：“青苔，咱们的直觉八成是没错的了。”

青苔点头，又有些迟疑地道：“可这事儿最后就算扣到夫人头上，以夫人的聪明，定然是能脱罪的，爷也不一定就会废了她。”

“定个罪就成，咱们也不能指望很快把她拉下马。”桃花眯眼道，“我要的倒不是她那位置，而是人心。这院子里的每个女人都不简单，不求她们都向着我，只要她们远离梅照雪，那也算是达成了目的。”

青苔似懂非懂地点头。

今天晚上沈在野依旧说是要去温清阁，然而天一黑，人还是从窗户口跳进来了。

“爷这是又遇着什么喜事了？”看着他这表情，桃花端了茶凑过去问。

沈在野伸手接过茶放在一边，一把抱起她放在了自己腿上：“恒王想争秋收入库监察之事，太子今日与他在皇帝面前吵了一个时辰，最后皇帝下旨，将巡营之事交给恒王，秋收之事归南王监察。”

桃花微微挑眉，道：“这倒是称了爷的心意了。”

沈在野勾唇，眼里满是柔和星光：“如此一来，我与南王也不必争吵了。皇上下的旨，跟我没关系，算是太子和恒王鹬蚌相争，最后南王渔翁得利了。”

“恭喜爷。”桃花伸手搂着他的脖子笑道，“心情好了，有赏吗？”

“你还想要什么？”沈在野睨她一眼，轻笑道，“现在这府里，你难道不是要什么有什么？”

桃花嘿嘿一笑，扭着身子道：“上次碎了的玉佩啊，爷不打算补给妾身一块？”

沈在野一顿，想起那日御花园山洞里的事情，心里莫名有些发紧。

面前的人好像完全不在意了，眼里一点别的神色都没有，跟只小狐狸似的妩媚又一脸讨好，大尾巴在背后摇啊摇的。

沈在野犹豫了许久，垂了眼眸问：“那日的事，是我没控制好，你可还怪我？”

桃花一愣，看了看他，又撑起身子看了看外头的天。

“干什么？”沈在野黑了半边脸，“问你话就好好回答！”

“妾身想看看月亮是不是方的。”桃花咋舌，“您这是在跟妾身道歉？”沈在野别过头，不悦地道：“问一句而已，我有什么好道歉的，是你出墙在先。”

桃花失笑，揶揄地看着他道：“爷当时是吃醋了吧？”

沈在野没吭声。

“妾身那会儿是很生气，但没做任何对不起爷的事儿。”桃花的心情莫名舒畅，眼睛都笑成了月牙，“现在也不怪爷了，倒是很意外，爷终于肯服个软了。”

沈在野伸手掐着她的腰，启唇道：“别瞎高兴，要不是你这次身子出了问题，我当真没打算对你留情。”

桃花眨眨眼，抬头看他：“妾身一早就知道，爷是永远不会放弃杀了妾身的念头的。”所以，她也永远无法全心全意地爱上这个人。

沈在野嘴唇微动，却只轻哼了一声，伸手拉开她的衣襟，看了看她肩上的伤。又撩开她的衣摆，看了看她腰上的疤。好端端的一个女人，怎么就弄得这遍体鳞伤的，还是个有旧疾的？若是换个人肯定会嫌弃死她，也就自己慈悲为怀，宽容大度。

“今天的药吃了吗？”沈在野抱着她起身往床边走，低声问了一句。

桃花乖乖地点头：“吃过了。”

看她脸色恢复得差不多了，沈在野勾唇，眼里含了某种奇异的色彩：“你要有本事，也可以替我生个孩子。看在孩子的份儿上，我也能多保你一些。”

桃花身子一僵，愣怔地睁眼看他：“爷……要我生您的孩子？”不是想无牵无挂吗？怎么会又有这样的想法？

“随口一提，你若不想生，也不会有人逼你。”看她这表情，沈在野垂了眼，“反正这府里也不会有其他的子嗣出现。”

桃花呆呆地点头，干笑了两声，伸手就去扯他的衣襟：“既然想生孩子，那爷还得多努力！”虽然……再努力也可能没用。她身上的媚蛊不解，这辈子是不可能有个孩子的，难得沈在野给了她这样好的机会，她却抓不住。

沈在野没看姜桃花的脸，自然没发现她突然黯淡了的眼神。缠绵之间，他忍不住问：“你们赵国媚术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桃花一顿，笑盈盈地道：“媚术只能控人一时，师父说最高的境界，就是控人一世，让男人一辈子都听话。”

沈在野惊得心里一跳，眯眼看着她道：“你对我用了？”

“怎么会？”桃花带着些媚气道，“妾身不是许诺过再也不对您用那些手段吗？更何况，妾身功夫不到家，没有那样的境界。”想控人一辈子，谈何容易？就连她师父千百眉怕是都做不到。

沈在野微微放了心，轻轻在她额上一吻。桃花愣怔，接着就感觉胸前有个冰冰凉凉的东西搭了上来。她低头一看，沈在野把那红绳穿着的玉佩重新戴在了她的脖子上。玉佩是碎过的，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竟然又变成了一整块，只是细看还能看见裂痕。

“只是个玉佩而已，”身上的人垂眸凝视着她问，“你为什么要戴在脖子上？”

桃花缩了缩身子想跑，却被沈在野掐住了腰，只能可怜兮兮地抬头看他：“妾身这不是怕丢吗？挂脖子上最安全。”

“那时候你不是说，要与我恩断义绝吗？”沈在野微微挑眉，凑近她低声问，“既然恩断义绝了，你还留着这个干什么？”

“能换银子啊！”桃花咽了口唾沫，眼珠子乱转，心虚地道，“丢了多不划算啊！”

沈在野轻笑出声，毫不留情地抓着她，咬牙道：“就你死鸭子一样硬的嘴，也好意思揶揄我？”

“啊啊啊，救命啊！”桃花大叫，一时间忘记沈在野是偷偷来的了。外头的青苔一听见呼救就闯了进来，结果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

沈在野冷眼扫向她，凉凉地问：“好看吗？”

青苔麻利地捂上眼，扭头就跑，“啪”的一声将门关了个严严实实。

沈在野又气又笑，咬牙切齿地看着身下的人道：“你今晚上别想睡觉了！”

她是无辜的啊！桃花哀号，声音却全被他堵回了嘴里。

第二天，沈在野精神十足地上朝去了。桃花颤抖着穿上衣裳，趴在软榻上苦着脸喝红枣银耳羹。

“主子，您还好吗？”青苔担忧地看着她脖子上露出来的青紫痕迹。

桃花一愣，顺着她的目光看了看，立马扯了衣襟盖住：“你这未出嫁的小姑娘不懂的，他没打我。”

没打怎么可能留下这么多青青紫紫的东西？青苔摇头，只觉得自家主子是受了委屈也不肯说，心里不由得更加悲戚。主子都这样了，她怎么能背叛她？赵国那边传来的命令，她就当没收到好了。

“娘子！”刚喝完最后一口，外头的花灯就兴冲冲地跑了进来，“出事儿啦，有热闹看啦，有人在府门口跪着，引来不少人围着看呢！”

这么热闹？桃花麻溜地爬起来，揉了揉腰就带着人往外跑。

相府里不少人收到了消息，但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所以只打发了丫鬟出去看情况。桃花去的时候，凌寒院的绣屏正站在门口问跪着的人：“你们这是干什么？关我们夫人什么事？”

一个老伯和一个年轻人跪在相府正门口，旁边放着个担架，上头躺着个瘫痪的农妇。两人不停地磕头道：“我家涟漪死得冤枉啊，夫人不是说了会给银子吗？等了这么久，涟漪都下葬了，也没看见银子的影子啊！”

绣屏吓了一跳，厉声道：“一派胡言！涟漪的死与夫人有什么相干？夫人为什么要给你们银子？来人啊，快把他们抓起来送衙门里去！”

“是！”旁边的家奴应了就想动手。

“慢着！”桃花跨了出去，看着绣屏道，“话还没问清楚，你怎能就这样把人送去衙门？若是这些人有意陷害夫人，就这样送走，岂不是让夫人担上个畏罪害人的罪名？”

一看姜氏来了，绣屏有些慌乱：“娘子，这点小事，奴婢们处置就是了。”

“顾氏与我交好，涟漪之事，相爷也交代让我查。”桃花笑了笑，“这几个人既然有话要说，那自然就该交给我。青苔，带走。”

“是。”青苔应了，一把将前头拦着的家奴挥开，拎起地上的人就往府里带。花灯连忙吩咐人把担架一并抬进去，统统送到争春阁。

绣屏傻眼了，连忙提着裙子往凌寒院跑。

“主子！”绣屏急匆匆进来，一脸焦急道，“不好了。”

梅照雪正在梳妆，从镜子里看了她一眼，问：“怎么了？”

“涟漪的家人找来了，说您该给的银子没给，现在被姜氏带走了。”

什么？！梅照雪一愣，回头看着她：“怎么会出这样的岔子？”

“奴婢也不明白。”绣屏皱眉道，“银子是奴婢亲手交给跑腿人的，现在出了这样的纰漏，奴婢猜要么是那人私吞了，要么就是这一家人想讹诈。”

“不可能。”梅照雪皱眉，“先前你不是派人去看过吗？他们口风紧，明显是收了银子，半个字都不说的，怎么会突然变卦？”

绣屏摇头，这她就知道了，今日这一家人的态度着实奇怪，这样下去，难免会在争春阁里胡言乱语。

梅照雪也想到了这一点，抿了抿唇，镇定地道：“你先让人去争春阁打听消息，一旦发现不对，立马让他们永远闭嘴。”

“是。”绣屏应了，急匆匆又往外走。

争春阁里安安静静的，除了青苔，所有的丫鬟都被关在了外头，谁也进不去。有小丫头扯了花灯过来，眨巴着眼问：“姐姐，里头怎么样了啊？”

花灯摇头：“我也不知道，都没声音，应该是在审问吧。”

小丫头一愣，点了点头，趁着花灯朝院子里张望的时候，悄无声息地跑了。

顾怀柔收到消息，终于跨出了温清阁的门，急切地赶来了争春阁：“怎么回事？有人说是夫人在背后要害我？”

桃花拉住她到一旁坐下，顺手递了一盒珍珠粉给她，说道：“你别急，我钓鱼呢。”

顾怀柔愣了愣，看向旁边坐着的三个人：“这是涟漪的家人？”

“你觉得是吗？”桃花微笑。

涟漪的母亲是瘫痪在床的，然而面前这位农妇坐在椅子上好好的，什么

情况？顾怀柔看不明白了，皱眉看向桃花，问：“你在做什么？”

“人是别人借给我的。”桃花道，“涟漪的家人口风很紧，我没法子，只能让人把他们暂时关起来，然后请这三位侠士来吓唬一下心里有鬼的人。”

顾怀柔恍然：“想不到娘子还认识江湖上的人。”

桃花干笑，她自然是不认识的，但有人认识啊。那人也想为顾氏报仇，很爽快地就把人借过来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就看鱼咬不咬钩了。

顾怀柔叹了口气：“你为我如此费心，倒让我不知以何为报。”

“放心吧。”桃花道，“总要有你帮我的时候，现在咱们先好好等等，你这会儿可有心情去凌寒院一趟？”

“凌寒院？”顾怀柔愣怔，“去做什么？”

“不是有传言说夫人要害你吗？”桃花笑了笑，“那你就去问问夫人好了。”姜氏怀疑那件事是夫人做的？顾怀柔想了想，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点头。没一会儿，凌寒院里就热闹起来。

顾怀柔状似疯癫地朝主屋的方向吼：“梅照雪！你既然敢做，为什么不敢认？我的一辈子都毁在你手里了，都毁了！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梅氏坐在屋子里，眉头紧皱。旁边的绣屏道：“看样子那几人当真是说了，主子，咱们现在怎么办？爷一旦回来……”

“爷不是还没回来吗？”梅照雪笑了笑，“你去争春阁，把姜氏带过来，然后让那几个人闭嘴就好了。”

真不愧是稳坐夫人之位的女子，现在还能这么镇定。绣屏钦佩地点头，立马按照吩咐去做。

顾怀柔哭个不停，引得后院里的人都来看热闹了。桃花带着青苔姗姗来迟，眼神里满是深意地朝梅照雪行礼：“见过夫人。”

“免礼。”梅照雪蹙眉看着院子里的顾怀柔，“我最近都不常出门，好端端的，怎么就有人哭着说是我害了她了？姜娘子，你知道原因吗？”

桃花一笑，脸上一副了然的表情看着她道：“妾身自然是知道的，夫人不知道？”

梅照雪捏着帕子的手紧了紧，轻笑道：“我自然是不知道的，有什么话，不如敞开了说个清楚，也免得有人在背后议论我的不是。”

“等爷回来，这事儿自然是可以说清楚的。”桃花道，“夫人何必着急？”

“我不着急。”梅照雪气定神闲地坐下来，温和地道，“顾氏也别哭了，都进来坐着等吧，孰是孰非，总会有个结果的。”

顾怀柔抿唇，擦了眼泪踏进主屋，几个看热闹的娘子、侍衣也都纷纷进去找了位子坐下。

“姜娘子可知道，这府里以下犯上的罪名是很重的？”梅照雪轻声问了一句。桃花点头，看着她笑道：“妾身自是知道，那夫人可知道，杀人的罪名也不轻？”

梅照雪微微一愣，眯了眯眼：“府里出过杀人的事，罪名的确不轻，但也得证据确凿才能定罪。若没有证据，空口白舌地污蔑人，相信爷会秉公办理。”

“夫人放心。”桃花颌首，“证据妾身已经拿到了。”

“我很放心。”梅照雪转头看向门口，“害顾氏的人不是我，无论你怎么说，罪名也算不到我头上来。”

两人说话都是温温柔柔的，不知为何，在座的人听着却浑身发冷。最得宠的姜娘子，终于要和正室杠上了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好戏看的缘故，沈在野今日回来得特别早，被丫鬟引着踏进凌寒院的时候，还有些惊讶：“你们的早会还没散？”

“爷说笑了。”梅照雪道，“这都什么时辰了，要是早会，一早就散了。只是这污蔑大会，没您来可散不了。”

桃花也笑盈盈地道：“都等着爷来主持公道呢，爷快坐。”

沈在野挑眉，刚在主位上坐下，就见桃花站起来道：“今日有人跪在相府门口喊冤，妾身将人带进来问了才知道，是涟漪的家人，说涟漪枉死，而夫人答应给的银子却没给。”

“银子？”沈在野莫名其妙地看了梅照雪一眼，“夫人为什么要给涟漪的家人银子？该抚恤，也是怀柔做主才对，更何况她是因罪而死，不该抚恤。”